



荀子序

昔周公稽首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
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
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
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
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
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
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



世德堂刊
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
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
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
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拮音
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
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
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
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

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
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
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
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
傳誓不絕故令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
有註解亦獲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
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
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

者以說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
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
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
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
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
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
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
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

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
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
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
十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二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二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目錄終

荀子卷第一

唐大理評事楊倓註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

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

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

使之然也輒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故木受繩

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

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

下孟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

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

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

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伙飛得寶劍於

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貊東夷同聲謂啼聲同貊莫革反詩曰嗟爾君子

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

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神莫大於化道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神莫大於化道

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

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

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

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

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

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非異言與衆人

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也同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

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

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鳥也若葦之秀也今巧婦為茂方言云鷓鴣

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

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

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完風至則葦折卵破何也所託然也

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

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



有射干一名烏髮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

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

木誤也蓋生南陽亦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生西方也射音夜

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

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

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離騷所謂蘭芷也蓋苗名蘭芷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

也修弱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

漸子廉反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

修思酒反

世書卷之...

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

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

忘身禍災乃作疆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疆則以為

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

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

而焚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

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

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

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

者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

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積土成山風雨興

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

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跬步無以

至千里半步曰跬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

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

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而

也

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

舍與捨同音，鏤刻也。苦結反。春秋：螾無爪，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鍤其軸也。

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

一也。螾與蚓同。蟹六跪而二螯，非地蟪之穴

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刑足為刑，跪教蟹首上如

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

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

默精誠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四

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

而聰；螭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螭，螭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

中。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也。梧字傳寫誤為梧耳。技，才

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螭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不能游

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鴉鳩在桑，其子七

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鴉鳩在桑，其子七。鴉鳩，鵲也。鴉鳩之養七

也。鴉鳩之養七也。

子旦從上而下夕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
 君子其執義亦當如鳴鳩之一執義一則用
 心堅固故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心如結也
 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也流魚中流
 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瑟鳥舞魚躍也
 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
 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
 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
 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駮又曰六
 玄蚪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
 聲也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
 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

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學惡乎始惡乎終
 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
 書禮謂典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謂義
 禮之屬也
 學之意言在真積力久則入真誠也力行也
 乎修身也
 入於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故學數

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
 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
 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

音至乎中而止不使

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已禮者法之大分羣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

者猶律條之比附方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

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

等級之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

也博謂廣記士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

顯志而晦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

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為

已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

履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

蠕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蠕蠢微動

皆可以為法則蠕音人元反或曰端而言謂

端莊而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

人道聽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

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

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問一而告

為嗽聲曰嗽嗽然也嗽與傲通

二謂之嘖嘖即讚字也謂以言彊讚助之今禮謂之贊唱古字口與言多通

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響應聲學莫

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師也

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

速曉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

於世矣當其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故曰

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

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於好近賢人上不能

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

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安

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

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

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

置質為臣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

也雜識志謂雜志記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

豈免為陋儒乎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

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

經緯蹊徑也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誦五指

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

同頓挈也順者不可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

道言說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春黍也

憲標表也

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

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

材木為問楛者勿告也謂所問非禮義也凡

散木也

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

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京賦

曰鬻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窳或曰告楛者

楛讀為右儀禮有治功鄭玄曰麗也

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

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不

至則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

不接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

也此謂道至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戲傲亦

而後接之也

也論語曰言未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

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

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予

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紆緩故受天子之賜

百發一矢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

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

足謂善學通倫類謂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

長也一云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

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

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後全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

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也思索以通之

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

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

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

慮也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

有天下也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

之後必受榮貴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

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則物不能傾移也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學

是乃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定故

物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

人就之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顯見

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修然整飾貌言見善必自整飾使存於身

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也自省其過也善

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

也善不善在身也蓄然必以自惡也蓄讀為災然災害

在身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

之貌

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
 以致惡其賊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
 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
 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
 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
 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
 乎哉至忠反以為賊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

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注云滄滄然患其上
訛訛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

階也故甚可哀滄許急反訛音紫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

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

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
 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

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言禮
 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為名號以

此辨之則善可知矣彭祖堯臣名鏗宜於時
 封於彭城經虞夏商壽七百歲也

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

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及凡用血氣志意知慮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提侵舒緩也爾雅云

媿媿安也詩曰好人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

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

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

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故人無

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

篇卒盡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

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

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俞

同同故為不善和人者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

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

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

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

之保利弃義謂之至賊安保多聞曰博少聞曰

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少見曰陋難進

曰促

促與提媿皆同謂舒緩也

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

而亂曰耗

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也凡物多而亦盡曰耗也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修身是易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

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

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惟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

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也此性多不

順故以道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

爾雅云齊疾也

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懼其狹隘福小則廓之

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

濕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方言濕優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不

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濕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相

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濕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

能運之疾不庸衆駑散則刳之以師友

庸衆已解上駑

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

怠慢標

弃則炤之以禍災

標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輕薄

為標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

意有所欲也愚款端 凡治氣養

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

也神神明也一好謂 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

也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

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

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

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

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

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 故良農不為水旱

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

也賈音古 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

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 橫行天下雖困

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困 勞苦之

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

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 橫行天下雖困四夷

詳謂審於事也

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

汗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

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

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當橫行天下雖達

為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

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苟避

於是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怠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揚子方言云儒輸愚郭璞注謂儒撰也又云解偷儒謂懦之饒樂之事則佞兌而

人苟求免於事之義

不曲

允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

不曲

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

不曲

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

不曲

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

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

慤乖辟違背不能端程役而不錄程功役勞

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橫行天下雖

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詳之也

達四方人莫不弃行而供冀非漬淖也

也供恭

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

曰冀近也恭敬行而俯項非擊戾也

項曲戾謂

謂不敢放誕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

對視

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
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
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
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
有所止之與行遠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
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
法也堅白謂厚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
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
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
不可合為一也司馬虛曰堅白謂堅石非石

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
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
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
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
畧舉同異故曰此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
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
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
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
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
之極不可為厚薄也凡無厚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
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
積故得其大千里千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
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
止而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
不為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

意堂川
論語卷三
三

之也

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

倚魁皆謂偏倚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獠也

故學曰遲彼

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

學曰謂為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

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

同至也故踴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

山崇成

重意莊六十四章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厭其

源開其瀆江河可竭

厭塞也音一涉反源江實也

一進一

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

言不齊故不致能致遠路也

彼人之

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

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

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

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多暇

日謂息出入謂道路所至也

好法而行士也

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士

事也謂能治其事也

篤志而體君子也

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齊

明而不竭聖人也

齊謂無偏頗也不竭不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

人無法則偃偃然

偃偃無所適兒也言不知所措履禮記曰偃偃乎其

何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遠古

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依乎法而又深

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

難故屢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

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

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

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

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故非禮是

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

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

舍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故學也者

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師效

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詩曰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

雖未知已順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與

同梯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

禮記卷之二十一

者矣

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

四字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

術耳

惡少者矣

偷儒憚事皆謂懦弱加惕悍而不

順險賊而不弟焉

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

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

詳當老

老而壯者歸焉

也孟子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

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

不窮窮而通者積

焉

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感以苛政謂惠恤

多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

行乎冥冥

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

行乎冥冥謂行事

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

人有此三行雖有

大過天其不遂乎

若不幸而有過天亦佑之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

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

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

過奪喜不過予

予賜也周禮八柄君子貧窮

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富貴

而體恭殺勢也滅權勢之威故形安燕而血

氣不惰東理也東與簡同言東擇事理所宜

至怠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以和好交接

泰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以公滅私

也中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唐大理評事楊 倞 註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名不

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負石而

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

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

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
 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
 遇時則龍蛇也山淵平天地比子謂齊等也莊
 何必沈身也音義曰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
 山與澤平則天地皆卑則地卑於天與澤
 宇宙之高則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
 平矣或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
 也是天地去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齊
 在高山則天亦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齊
 天地比地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
 秦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
 一國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即
 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
 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

是以有鈎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
 口也鈎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鈎須
 曰鈎有須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
 與尾皆尾類是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
 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
 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
 尾也司馬虎曰胎外之生必有毛羽雞
 也外有毛伏鵠外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
 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外未生而
 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外有毛也
 是說之
 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皆異端曲說
 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外駁鄧
 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
 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
 按左氏傳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

子產戮之恐誤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

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

也說死作盜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

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

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

以喻當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

懼而難脅小心而志不可奪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

而不為所非心以為非則捨之交親而不比親謂仁恩比謂

睚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蕩蕩乎其有以

殊於世也與俗人有異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

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

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縛與

搏同紕與黜同謂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

溢人滿溢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

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

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

之分也分異也如字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廉而

不劇廉稜也說文云劇利傷也辯而不爭察

而不激但明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

雖寡立而不能勝兇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

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言德備也詩曰溫溫恭

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詩大雅抑之篇君子

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

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訾言已之光美

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

從若蒲葦非懼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

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

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詩曰左之

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

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詩小雅裳裳者華

左右無不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君子大

得其宜也

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於天而道謂合

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也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

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

言恭而有禮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

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理通則文而

明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小人則不

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知

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

也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允而倨允悅也言喜於見

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能

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然憂則

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弃而僂弃自弃也

為濕方言云濕優也字書無傳曰君子兩進

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

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

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

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

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

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人汙而修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為善非

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

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為名

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汙矣

治之名君子挈其辯而同焉者合矣挈修整也謂不

煩雜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

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故新浴

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者懼

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已之焦焦

受人之絺絺者哉焦焦明察之貌也焦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

性絺當為惑惑昏也楚辭曰安能以身君子

之察察受物之昏昏者乎焦子謂反君子

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他事矣

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致誠

誠在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

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誠心行義

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

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明而易人不敢欺

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

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

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

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

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其時候夫此有常

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君

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有君子

德所以嘿然不言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

而人自喻其意人所自慎其獨所致也慎其

獨謂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至

誠不欺故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

亦不違之也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

其獨也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

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

也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

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

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夫誠

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

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

則能化萬民父子誠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

之親君上誠則尊也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

也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獨行而不舍

則濟矣至誠存乎不已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

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廢也君子位尊

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

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

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

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

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君子審後王之

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

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

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推禮義之統分

澆醜難以為治故荀卿明之

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無問揔天下之要治

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

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故

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

術然也舉皆也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

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

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

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

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

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

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

君不怨君而違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

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

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

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

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又不敢獨為君子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

也 若是則可謂慤士矣 端慤不貳 言無常信行無

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 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 若是

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

偽生塞 塞多窮也 誠信生神 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

夸誕生惑 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 此六生者君子慎之

而禹桀所以分也 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 舉下

事也 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

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

之熟計之 權所以平輕重者熟甚也猶成熟也 然後定其欲惡

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

也 偏謂見其一隅 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

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

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

吾亦惡之 賢人欲惡之不異於衆人也 夫富貴者則類傲

之 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 夫貧賤者則求柔之 見貧賤者

皆柔屈就之也 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

於掩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昏闇之世

暗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鮑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鮑衛大夫字子魚質直也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泄與溲同慢也殃或為袂恭儉者俛五

六也俛當為屏却也說文有俛字僻雖有弋

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

爰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

不得履之非地不妄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

在言也薄薄謂磅礪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

者皆由以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

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

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

為不謹敬若有制物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

塗不爭險易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

也利者也察察而殘者忤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

而窮者訾也言辭辯博而見窮感清之而俞

濁者口也

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曰潔其身則自

清也但能口說斯 俞濁也俞讀為愈 秦之而俞瘠者交也

所交接非

其道則必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 辯而不

說者爭也

不說不為人所悅 直立而不見知者

勝也

直立謂已直人廉而不見貴者劇也

也刻已太過不得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

中道故不見貴也 勇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

曲求人故雖 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

勇而不見憚 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

專行謂不度是非好 復言如白公者也

之所不為也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

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

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

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

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 君上

民傷鬪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 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

君也憂忘其身

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 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

忘其身誤 為憂字耳

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
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
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
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
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
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
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
狐父之戈鑄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
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

史記伍員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碭
之間也蓋其地山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
尤為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耶鑄刺也
之欲反古良劍謂之屬鏹亦取其刺也或讀

鑄為將以為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

利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
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
之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屬託也
之欲反

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
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
多與賢人同但好鬪為異耳

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有狗彘之

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有

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

義言人有此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

傷不畏衆彊忤忤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

之勇也辟讀為避忤忤愛欲之貌方為事利

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

而利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

垂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會相輕死而

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

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

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

行曰愛其死儵鮐者浮陽之魚也儵鮐魚名

以有待也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鮐字蓋儵魚一名儵

為鮐說文云即鱣鮐鮐字蓋儵魚一名儵

反布末 胙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胙與祛同揚

世德堂刊

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挂於沙上也莊子有眩篋篇亦取去之義

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

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憤怨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

出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失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失

之已反之人豈不亦迂哉迂失也反榮辱之

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

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

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

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謂材性愿慤也安利者常樂易危

危害材慤謂材性愿慤也安樂者常壽

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也樂易者常壽

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

率如夫天生烝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

此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

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當為

天子之道所以取天下之政令

法或曰政不當為正舉措時上則能順天子之

謂與力役不奪農時也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

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

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脩法則度量刑辟

圖籍度丈尺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

之形籍謂書其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

損益也若制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

王公言王公賴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

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悌原慈鞫錄

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

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

鞫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飾

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陶誕突盜

陶當為構杙之構頑囂之貌突凌突惕悍僇

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暴揚與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

蕩同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

世憲堂刊 卷之三 三

謹其定取舍桔優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

計慮之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惡也謂不堅固

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

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

而欲人之信已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

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

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

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

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

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

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

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

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

明不隱謂人不能蔽隱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

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

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

世德堂刊 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

錯履也亦與措智同義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

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

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歸

飛提提鸞斯雅鳥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

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之制也仁義德行常安之

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侵突盜常危之術

也然而未必不安也侵當為漫漫亦汗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

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澶漫為樂崔云淫術也李云縱逸也

曰漫欺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

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

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

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

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

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

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

與癢同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
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
錯習俗之所積耳積在所是又人之所生而有
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
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
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
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於性之
固陋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
者也

乎脩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

起於憂患成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饑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而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死於安樂為干偽反

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

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

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

也道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

也

廉耻隅積

言口腹無所知隅二隅謂其分也積積習

亦哻哻而噍

鄉鄉而飽已矣

哻哻唯貌汝鹽反唯噍也才笑反鄉鄉趨飲食貌許諒反

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

人不學則心正如口

腹之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

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粢

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矐然視之曰此

何怪也

粢精絜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豢圈也穀食於圈中矐然驚視貌與矐

同史記曰故鳥不矐許聿反

彼臭之而無噍於鼻

臭許又反噍當

為慊狀也苦廉反或下忝反

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

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

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

相安固邪

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

以夫桀跖之道是

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

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糟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

然而人力為

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

患也

公共有

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人者好

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僮之鈔之重之靡順從也

僮疾也火緣反靡之僮之猶言緩之急也則夫

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僦也愚者俄且知

也僦與僦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

威儀也詩曰瑟兮僦兮鄭云僦寬大也下板反是若不行則湯武在

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

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

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

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

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

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

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

也得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

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

取其利布取其廣困廩也園曰困方然而衣

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

曰廩窮窘也地藏曰窘窮匹貌反

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

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

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

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

豈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苟且也

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

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前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

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

業故至於此也况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

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况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

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

保萬世也其不長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遠

矣不古流字温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温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

盛甚長遠也非熟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熟甚也

修飾作為之君子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

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謂不近於習也

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

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有之而可久也不可

中道廣之而可通也知禮樂廣博慮之而可

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懼反鈇察之而俞可好也與

汭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以治情則利

察之愈可好而不厭俞音愈以治人以為名則

利益也禮記曰故聖王所以治人之七情修十義捨禮何以治之

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和同獨處則自足

樂意者其是耶樂意莫過於此夫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

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

以分之以禮義分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

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

其宜載行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

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

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

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士說文云有盛為械無盛為器

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

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至平也故或

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或監門

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迂迂

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故

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

舊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疆斬之使齊若漢

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

之倫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

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為麗厚也今詩作駿麗言湯執小玉大玉大

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	--	--	--	--	--	--	--	--	--



